

藝文叢書之八

黃河水患之控制

張含英著

書叢文藝

制控之患水河黃

著英舍張

版出會究研文藝
行發館書印務商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初版

◎(643141)

黃河水患之控制一冊

每册實價國幣五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版權

有究必印

著編出著作者者者人所

王長藝文沙文研舍
長藝文沙務沙務南印南雲印南研舍

正書正研究

五路會英

漢口、重慶、成都、西安、南昌、
商務印書館

廣州、梧州、昆明、貴陽、香港、汕頭

(本書校對者喻

中F四七四九

港

藝文叢書編序

在這個國家長成危急的關頭，我極的入迷一般的感觉到我們社會的各方面都需要一番相當的嚴密及精細的研究。我們在這時既已不適了，自己確有了解自己才能尋求出屬於自己的目標與方向。同時，現在我國有成千成萬的國民對於我們的國家民族的過去現在將來發生了無限的研究的慾望，許多問題亟待解答。然而在眾人的距離離之，許多問題亦發學子求學的場所，毫未設立。這時的通方亦只聽得猶豫不決的起給青年以求學的機會。而一般的民眾在這時則亦因各種文化知識的匱乏或過於過度失了他們發揮其智能的餘地。於是他們就會走足他們那裏要知識，要研究真能鼓動烈的時刻。

我所著於這幾大冊子的論題在源流的乾枯，淡覺約略體制內的矛盾，甚多其間，每冊自三萬至六萬字，對於我們國家民族或反覆鑿生各方面的以瞭解為作，種有深遠的研究與分析，但就其總研究與分類的問題，非常之多，凡有關於國家民族的問題，都可以說，這中幾乎那樣多的各方面，都將要我整理到這種程度是供給一般青年及民眾閱讀的，希望能夠啟發我的研究興趣，並以此為一真，使吾人深悉，並復讀者各自讀的紙張，發出若干具體而微得精微的閃耀，激起其研究的興味，我所著的幾大冊子是在這次自己成績上所集，在這兩年之內，我所作的讀物。

第一冊的文筆很不純是一都缺少政治色彩的文章，因此我沒有好處。一方面力避空疏，才明確提出國的個人及家

說多說少都成，那樣的風氣，我聽的受用，這種情形的說說不一說的大段話，無疑是當時中國社會的常態之不然，這就是人民不安分的反映。政府又不民主，亂世成風，初來乍到，滿心希望的現在，成了一場空想的小劇，我唯一的希望就是，有朝一日能生以帶給政府的收入，才能使人民生活，才能使社會能夠用大體，給他們的希望。

卷之三

然能夠隨隨地一聲一聲的呼氣，源源不絕的獻給我國的青年與民衆以這樣的禮物。我們不能以空泛的說教的言詞來傳播著，就是因為這體制。

我的話題就從於我們的民族運動的成敗，我們才會繼續地讀著書是為何事？就是不客氣的批評少數黨團所受的同時，我們要希望著這黨團我們能謀得在任何方面的指承與建議。我們是以這種的形態來傳播著，有識者能聽的，最可憐者不能以這樣的方法來傳播著。

總之這
點子這
樣的傳播
在中國
是極其方
便的。

一梗概，則於治河實不無小補焉。

雖以限於篇幅，而力求簡要，然所論皆本餘年研究所得之總發思。大部資料，採自作者所輯
版之書籍及論著，若

治河論叢、禹務印壽館印行、五十六頁。

黃河志水文工程篇、禹務印壽館印行、五十六頁。

黃河流域之上游及中游範圍、水利月刊第六卷一期。

黃河問題、中國水力開拓研究會印行。

而取材於黃河水文委員會之黃河縱況及治本技術，每年本文記載者亦不比窮屈，如前此一
期多採自李儀祉先生之調查水文報告書、中國水利問題、中國水經、中少地圖、中華
人民依據沈祖堯先生之黃河志略、摩訶陀五德、氣候、則通錄採自楊文會之黃河志稿集、
恩應時為提出誌說者、該局流域名勝考證編輯難搜集，而所作專門之書亦未始能得其確
確真知所本，須存他日再加補充之。

黃河水患之控制

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七月抗戰勝利紀念日 華澤張含美記於重慶。

目錄

一 黃河流域之今昔	一
二 黃河禍源概述	六
三 河道	一一
四 地形與黃土	一一〇
五 氣候	二六
六 水流	三二
七 泥沙	四五
八 河槽之變動	五三
九 過去治導之理論及方法	五九
十 防洪設施之現況	六六

- 十一 今後治河之途徑 七二
十二 下游之治理 七四
十三 上游之治理 八〇
十四 治河之準備 八八
附圖七幅

黃河水患之控制

一 黃河流域之今昔

黃河源出青海，奔流萬山之中，入寧夏，至中衛，始漸寬放；流經寧、綏、沖積平原，至托克托而南，復入谷中，抵潼關，折而東流，出三門，經垣曲，又漸開展；孟津而下，則爲豫、冀沖積大平原矣。

寧、綏水利，遠起秦漢，盛於唐明。迄今舊規不改，歲修弗替。惟孟津而下，則水患頻仍，殆與歷史以俱來也。

自神禹導河迄今，黃河之決口改流者，凡一千五百六十次。縱橫於豫、冀、魯、蘇大平原中，而大徙者六。每次之災害，雖不可詳考，然以民國二十二年決口計之，直接之損失，已達三萬萬元之巨，此卽世人所謂「中國之大患」也 (China's Sorrow)。然黃河流域爲我中華民族發祥之地，且爲政治

文化之中心，三代兩漢之世，可稱極盛，未聞以水患而阻止民族之繁興。惟其後則以天然之變遷，及人口之遷移，黃河流域遂無當日之盛況矣。

夫文化政治之基礎，在於經濟建設，而經濟建設之依據，則爲天然資源。若加以分析比較，則今昔之情況，可以瞭然。

黃河下游，昔日湖澤甚多。在河南中部有滎澤，其東有圃田，開封之北有逢澤，商邱之北有孟諸，山東西部有菏澤、雷夏、大野，河北南部有大陸，至於鴻溝流域，水澤尤富。兩漢而後，日漸湮塞，迄明季而大部就沒。職方所記之浸藪，如當時（幽）沂、沫（青）渭、洛（雍）汾、潞（冀）盧、維（兗）波、澇（豫）等。今祇餘川流，亦可見古時浸藪之多矣。

湖澤之分佈，與氣候及物產有關。湖澤多則空氣中之水分足，氣候得以調節。且其中生產繁殖，故多設專職掌之，若川衡、澤虞、遂人、稻人等是也。其後則以黃河變遷淤濶，湖澤遂逐漸堙沒。昔日山東運河八湖，乃濟運之水櫃也。今已以連年決口淤塞，僅微山、南陽尚存，豈非明證？如是則水分日少，不特無湖澤之生產，抑且蒙乾旱之菑害。

黃河流域之土壤，古今亦略有不同。一由於上游森林之過度砍伐，表土因爲雨水所冲刷，再由下游河道之變遷，砂鹼之田地遂以充斥。

雍州古稱天府，「厥土惟黃壤，厥田惟上上」，秦、漢皆資以統一中國。其後關中糧食漸感不足，漕餉仰給東南。隋、唐以前，陝、甘多林木，如秦風：「在其板屋」，漢志：「秦氏富饒，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又云：「有鄖杜竹林，南山檀柘，號稱陸海，爲九州膏腴。」有森林則能節蓄水分，潤澤田禾，保護土壤，免致冲刷。惟其後以濫事砍伐，地面暴露，遂致肥美表土，隨雨水逕流入河。乃更於林木伐後，對於墾殖漫無限制，不論陡坡山陵，咸事耕犁。以致表土疏鬆，益助冲刷之進行。日久遂致地薄土瘠，不利農事矣。

徐、堯古爲墳土，乃由黃河淤積而成。惟淤土之肥瘠，則因水流之緩急而定。故有「緊砂、慢淤、清水鹼」之稱，蓋以河於溢決之後，隨地漫流，其水流較急之處，所攜之粗粒泥沙，先行沉澱，水落之後，即成砂田；流緩之處，則繼以細粒泥沙之沉澱，可變爲膏腴之地。若河水停積，因水中微含鹹質，則水涸之後，地即變鹹。黃河之遷徙既無常，是以下游大平原之土壤，亦常在變易之中。宋史地志載：「大

名、澶淵、安陽、臨洛、汲郡之地，頗雜斥鹵。」以其地卽宋代河道屢徙之區也。

上古之運輸，以黃河爲總幹線。禹貢載之綦詳。迄於有宋，帝都多在黃河左右，實以水運便利之故。及明建都燕京，則交通以運河爲主，大河爲輔。蓋以經濟之重心，莫不視交通而轉移。其後海運大開，輪船之構造日精，於是經濟之發展，又以能否容巨輪之停泊而定矣。黃河不便深水航行，於是此四千年交通要道，廢棄不用，欲不衰頹，其可得乎？

尤有進者，黃河之遷徙靡定，土地之肥瘠屢易，房產之漂沒時聞，人民苦難安居樂業。在昔以人口稀少，尚可捨瘠就肥，擇地而處，其後自不可得。舊五代史莊宗本紀載：「同光三年，兩河大水，戶口流亡者十四五。」是故若謂黃河驅逐民衆之南移，不亦宜乎？

總之，黃河流域之所以昔盛而今衰者，一由於土壤之變瘠，澤藪之減少，再由於黃河之運輸，不適於今日，與夫河道之屢變，影響於人民之安居。中華民族初以利水草之豐美，土地之肥沃，選居於斯，今則以黃河之禍患未除，水利未興，相率遠離矣。

故欲復興黃河流域之經濟建設，首當治理黃河。黃河治，則人民得以安居，而後水利可興，農產